

寄  
移  
文  
存

寄移文存卷七

跋

鈔本唐律疏義跋

鈔本唐律疏義三十卷附圖十二卷前後無序跋圖亦不著王元亮之名釋文附每卷後小註亦作大字以空格分別之卷末有考亭書院學士余資編校一行學士當爲學生之誤孫氏岱南閣覆元泰定本卷末亦有此一行似兩本同出一源而此本題曰唐律疏義孫本則題曰故唐律疏議此本校語云宋本元本竝作疏議義議文殊不獨與孫本異與諸本亦異矣卷首有江東羅氏所藏朱記卷中有黃藍朱三色筆校語末卷有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寫校畢盧弓父記黃筆一行弓父爲抱經先生晚年自號此書爲晚年手校之本各卷又有朱筆庚戌二月二

日至五日校語是此書鈔於己酉年先以黃筆校之次年庚戌復以朱筆校之凡四日而畢抱經先生生于康熙丁酉至乾隆庚戌年已七十有四而丹鉛不輟其勤且敏也如此今之世安得尙有其人哉其所據以校此本者有宋本及元本今取孫本互相校勘其得失亦時時互見如闌入宮門條入上閤門孫本閤誤閣此本不誤乘官畜私馱物條末句同私馱載法孫本奪法字此本有竝與宋本律文合兵刃斫射人條小注弓箭刀稍孫本奪刀字此本有他如馱物之馱不從犬溼惡之溼不從累孫本竝誤此皆可以訂正孫本者孫本釋文最難讀顧千里歷舉其失此本標目與釋語不相淆亂遠勝孫本取以訂正千里所言之失可十去六七惟第五卷全同孫本其失正同二十一二十三兩卷無釋文似傳寫時所據本已殘缺故孫本之各序亦

皆無也各卷中每有奪落或十數字或一二行或三四行  
朱筆校添此不知爲傳鈔之過抑原書本如是盧所據宋  
元兩本今已不知流落何方其宋本如表文釋文謂子太  
叔作謂子二字獨夫下引孟子一夫作獨夫次骨下引史  
記而以漢書之語屬入皆不如孫本之善惟張湯杜陵人  
也朱筆校乙陵字與史記合徐廣云爾時未爲陵不當有  
陵字漢書作杜陵從後來之名也其元本每卷記其缺葉  
蓋亦非完善之本但不知視孫本何如校語未分別無以  
明也此本爲吾友董綬金所藏唐律世行惟孫本他本希  
覩先輩手校之本尤可寶貴假以校孫本校畢爲書此而  
歸之宣統建元仲冬二十二日跋於京寓之枕碧樓

唐律釋文跋

唐律疏議所附釋文據無名氏序爲此山賁怡子所作不

著姓名亦無年月故不能詳其爲何時人惟序有刑統之內多援引典故及有艱字故此山貫治子治經之暇得覽金科遂爲釋文以辯其義云云是釋文本爲刑統而作非爲唐律注釋其中每多律文及疏議所未見之語初亦不得其故近得刑統校之都在所載令敕諸文之中並非無故闕入其間有與疏議不同者亦刑統所改臬鏡作臬鷗係避廟諱同音之字非得刑統原書亦不能詳也刑統爲宋代之書釋之者自當爲宋人卷三雜戶釋曰若今不刺面配在將作監太常院東西庫務者考宋史百官志有將作監太常禮院大府寺有東西庫元志將作監改爲將作院其官爲院使亦未見有東西庫名目觀於若今之文其爲宋人之語更灼然無疑其引詩集傳尊之曰朱子則其人亦私淑朱子之學者惟序文有天厭前代寶命我皇聖

慈惟刑是恤遂詔刑官刪修墜典等語似爲元初人語或作釋文者自爲宋人作序者自爲元人年代相接故難分別也王元亮官於元泰定年間距宋亡將五十年其於釋文題曰重編顯非元亮所作四庫總目提要以釋文與纂例竝屬之元亮未得其實也第元亮重編之時有無刪潤則不能詳耳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云此書進表中注釋及本文有注字者無名氏序謂此山貫治子釋文也卷後之釋文則王元亮所爲蓋亦承提要之說第序旣謂刑統援引典故及有艱字且如問云加杖二百比徒四年部曲與奴婢不等義服與正服有乖若此之差例皆多目此山貫治子爲釋文以辯其義可見釋文原書不僅表中注釋及各卷中寥寥數條也惟卷廿八停家職資正文內有釋曰一條而後文又出停當二字釋云當字當作家字詳其

釋意則甚明差若作當字於義難通此一本誤作停當故爲此語乃校刊之詞而非注釋之文或是元亮所驛入者歟孫宣公律音義專釋律文而此書統釋疏議宣公長於訓詁之學其是正文字極爲精審此書則遠不逮如懲音呈繩音成廣韻懲繩在十六蒸呈成在十四清異韵作音於音學爲疏又如卷十八貓鬼不考隋書獨孤陀傳貓鬼爲左道而以貓爲斑貓鬼轉音并爲治葛之屬是轉以不誤爲誤也然其疏解大致亦有可采惜多譌舛至不可讀顧千里謂其所以難讀則有應別自爲條而連他條者有應屬一條而分數條者有標其字而佚其釋者有釋尙在而遺標字者有前後互換其處者有釋所據本不同而抵牾者今得江東羅氏所藏鈔本唐律疏義其釋文皆作大字視孫本爲勝取以相校千里所言誠中其失惟鈔本亦

時有譌舛與孫本同且有不加孫本者又廿一廿三兩卷  
釋文全缺亦無可校至如表文十角事出後漢書南匈奴  
傳釋文但有十角者三字其下文缺卷二十四引周禮族  
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閭誤作宮兩本皆然如此之類又  
當取他書以校之庶臻完善云

常熟瞿氏宋本律文附音義跋

宋本律文十二卷附律音義一卷曩見遯寫桐鄉沈氏藏  
本嘗書其後復跋之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有影鈔  
宋本吾友董綬金倩人影鈔一通出以相示款式悉仍其  
舊完桓二字缺末筆卷末有墨圖記二方一日子昭一日  
撚髭亭子雍目錄云此書世尠傳本原出浙江人士稽瑞  
樓主人從之傳錄是其書爲陳子準揆舊藏子準沒後瞿  
氏得之瞿云原出浙江人士殆卽指蔣寅昉本顧千里曾



祇之故泛言之也。今以沈本互校如卷一諸應議請減條  
第九行之首缺一字諸婦人有官品條第一行之首缺二  
字諸無官犯罪條第四五行之首各缺一字其餘缺文兩  
本相同者多卷十二諸聞知有恩赦以下十八行錯簡在  
諸斷罪應絞條第二行之後兩本相同此十八行瞿本自  
爲一頁乃此卷之第六頁因與第七頁倒置致列在後此  
裴池之誤而非原書之誤傳錄人不悟其故接連寫去遂  
成錯簡沈本原書雖未見其錯簡之由亦必如此此可以  
見兩本實從一本出也其字句有瞿誤而沈不誤者亦有  
沈誤而瞿不誤者得失互見此當爲鈔胥之過故往往不  
同書經九寫舄烏轉易自古已然傳鈔本之病所不能免  
卽宋刊之極精者舊本而校之其得失亦時時互見也  
至宋本之勝于元刊唐律者如檢句不作然火考訊不作

不作標識不作機若此之類並屬音義之所校定宋代之本

已各不同又卷一諸略和誘人條小注經問不臣音義臣

伏辭也按廣韻臣伏也與音義合又說文臣牽也象屈服

之形漢書王陵傳注晉灼曰臣服也卽律所謂取囚服辯

也伏服二義實相引伸是其字本當作臣今孫刻唐律作

承承奉也受也繼也續也次也舉也迎也諸書未見有伏

服之義校者不察遽改臣爲承局刻律音義改作承殊謬而古義湮矣

又諸道士女官音義昇元經云女官如道士也流俗以其

戴冠改作冠字非也孫本唐律已作女冠今習用之不知

有女官之名矣此並宋本之勝于元刊者也又衛禁律之

入上閤內者句瞿作閤沈作闔孫作閤當作閤爲是闔閤

然非說文閤門旁戶也爾雅釋宮小闔謂之閤漢書公孫

弘傳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注師古曰閤者小門

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顧亭林曰知錄閣者門旁小戶也因開館於其旁卽謂之閣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倣之以宣政爲前殿紫宸爲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謂之入閣唐六典宣政殿之左曰東上閣西曰西上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也據此說其字當作閣方與唐制合說文闔門扉也閣所以止扉者皆非此義孫本他條亦多作閣者可見此條之誤鈔本唐律作闔足與瞿本相印證沈本之闔必傳寫之譌此瞿之勝於沈者又律音義一卷沈本誤處瞿多不誤可據以校正但所見沈本乃迻寫者不知原本果何如耳此書全本唐律曩時藏書家以宋律相詫爲顧千里所譏然宋代別未修定律文惟此書與刑統竝行垂諸功令宋時治律者

咸奉爲圭臬卽稱之爲宋律名非而實是正不必持拘墟之見也宣統建元十月朔始校五日乃畢校竟記之如此

### 刑統賦解跋

宋傅霖刑統賦解二卷鈔本原書爲大興徐氏迻寫之漢陽葉氏本董綬金推丞得之迻寫一通持以相贈此書之源流四庫總目提要及諸跋已言之詳矣惟此注之爲霖所自作抑出自他人則尙難確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刑統賦二卷皇朝傅霖撰或人爲之注玉海六十引淳熙中興館閣書目之說同是在宋孝宗時已不能定此注之出于何人提要謂霖自爲注而以晁說爲非不知所據何書提要又謂王亮增注於霖所自注竟削去之是四庫採進之本附注但附注有韻釋增注而無原注與此本不同如此注果爲霖自作他人安得妄刪之疑元時傳本有有注者有

無注者王亮增注爲有韻釋而無原注之本非削去之也然則此注果爲霖所自注與否正難確定不獨亡金及前賢等語爲可疑矣永樂大典所載爲此賦之注者尙有金李祐之元程仁壽練進尹忠張汝楫五家設能編輯成卷當有可與此本相印證者惜當日之宗旨鄙棄之以爲不足道徒存其名於提要之中而不可復攷也或曰程仁壽之書名直解而此注逐句皆稱解曰安知非卽程書乎第此乃臆測之見他無證據姑存其說而已至傳霖爲宋何代人已不能詳中興書目作于淳熙中必在淳熙以前疑是北宋人此約略可考者宋史藝文志南監本作刑統賦解一卷殿本作刑統賦四卷杜注云不知作者則并傳霖之名亦逸之中興書目讀書志杜作二卷似一卷四卷數目皆誤中興書目作刑統賦解見玉海似無解字者脫文也

在金元時頗重其書故注家甚多然如第三韻會赦會降有輕於會慮解謂慮者特旨放一人罪卽係聖慮所重不同赦降之法考之唐制凡慮囚流徒降杖笞放而不及死罪事與降相等而輕於赦宋制同乃賦謂赦降輕於慮其所降所放者不止一人乃注謂放一人罪殊非其實若漢郡守有錄囚之職和帝錄囚徒舉寃獄鄧后親幸洛陽寺錄寃獄乃親行郡守之事其所釋免者固一人之罪然非赦宥也慮者顏師古漢書注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否也唐六典注慮謂檢閱之集韻訓爲寬省是慮乃省錄之義錄慮古相通借非思慮之慮也乃云聖慮所重近於望文生義殊誤又第六韻部曲娶優於雜戶解謂部曲者民奴放爲良不知何所本部曲之名起自軍中余別有部曲攷在歷代刑法攷中此解似亦未當奴放爲良卽是

良人豈得仍以下賤視之校字旣竟附識其略於此宣統辛亥秋初

粗解刑統賦跋

粗解刑統賦一卷元孟奎撰又別本刑統賦解不知撰人姓名合併于孟解之後實則二書也此本爲璜川吳氏藏鈔本董綬金得之迻寫一通持以相贈後又見江陰繆氏鈔本係從常熟瞿氏本出瞿本係舊鈔不言何家所藏也二書原併爲一卷前半卷爲孟奎粗解僅少末二條後半卷自第三韻起至末皆完惟少前二韻其解視孟解爲詳當自爲一書但不知出于何人繆本析而二之頗爲允當解刑統賦者賦解非傳作不知爲何人所著外此則有鄒氏王氏孟氏沈氏四家今又得此別本自爲一家言爰從繆本釐爲二卷仍附于孟解之後而題曰別本刑統賦解

闕其撰人姓名繆跋以爲元人是也元人甚重此賦故爲之注解者非止一家永樂大典所載諸家惜未輯出今亦亡矣宣統三年九月

刑統賦疏跋

刑統賦疏一卷元沈仲緯撰江陰繆氏藏鈔本後有黃蕘夫跋語其書原本爲黃氏舊藏今歸常熟瞿氏此本從黃本逡寫者也注刑統賦者今世所傳凡三本一鄒氏韻釋王氏增注本一孟奎粗解本一爲此本前有俞淖楊維楨二序作于後至元五年及至正元年則沈爲順帝時人也其書於原賦逐句爲之疏解并引唐律疏議以證明之疏之後爲直解語較簡質直解之後爲通例則引元代斷例及案牘以相印證視韻釋增注粗解三家爲詳明矣俞序云傅霖設爲問答之詞楊序云傅霖氏賦刑統設問答是



傳氏原注元世尙多傳本此疏於第二韻著而有定者句下第五韻致傷親畜產句下竝引有傳霖注語爲今本賦解所無當確爲傳氏自注之文知今本賦解非出于傳也惟每韻不錄原注豈以當日風行于世故不載耶今此疏傳而原注不傳殊爲憾事元至治中程仁壽有直解此書之直解是否採用程書抑爲沈所別撰程書尙載於永樂大典中四庫開館時未經輯出無從考究矣至原本鈔寫舛誤第二韻著而有定者句下疏語尤顛倒錯亂幾不可讀今詳加訂正並以唐律疏議按其誤之顯然者其文可疑而難臆改者仍之別爲校語于後第三韻矜其稍遠二句疏及直解通例並佚以下故屏服十句並原賦全文皆佚更無他本可以校補良可惜也宣統辛亥九月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六十卷附新集二冊無卷數卷中標

名亦曰元典章省文也其大綱分詔令卷一聖政卷二朝綱卷一

臺綱卷二吏部卷八戶部卷三禮部卷六兵部卷五刑部卷九工部

卷十類其目詔令則爲世祖成宗武宗仁宗今上謂英聖

政二十四朝綱二臺綱六吏部四子目凡五十一戶部十

五子目凡七十五禮部四子目凡二十三兵部五子目凡

三十九刑部十四子目凡一百三十二工部二子目凡七

總計目爲八十一其六部之子目別爲三百二十七四庫

總目稱其目凡三百七十三每目之中又各分條格與此

本不相應未知是別一本抑總目之數偶未核也新集之

綱分國典朝綱吏戶禮兵刑工八類其目三十九子目九

十四與前集不盡相同蓋隨事立名故不能一一符合此

本紙色分新舊舊者每半頁十五行當是影鈔元刻本新

者每半頁十行當是補鈔者蓋別一本卷九缺倉庫官局  
院官場務官站官首領官捕盜官六門卷三十四缺軍裝  
一門則已非全帙此書世無刻本傳鈔本亦不多見雖有  
殘缺之處已可寶貴矣錄目有記七行云大德七年中書  
省劄節文准江西奉宣撫呈乞照中統以至今日所定格  
例編集成書頒行天下照得先據御史臺比及國家定立  
律令以來合從中書省爲頭一切隨朝衙門各各編類中  
統建元至今聖旨條畫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編寫檢舉  
等語是此書當日乃奉官刊布以資遵守非僅爲吏胥之  
鈔記刻於江西故有江西奉劄之語新集目前有記云大  
元聖政典章自中統建元至延祐四年所降條畫板行四  
方已百年今謹自至治新元以迄今日頒降條畫及前所  
未刊新例類聚梓行等語目後有至治二年六月日之文

是此書初刊於大德嗣後隨時續增以至延祐前集有延祐五六年詔令事例不止於四年新集有至治三年事例亦不止於二年六月當日官書隨時續增者有之故與所記不能盡符總目疑爲未竟之本殆未究其故也大元通制成於至治三年二月見元史英宗紀纂集於仁宗延祐二年見歐陽元至正條格序與此書之刊行年月皆不相侔總目謂各爲一編自是定論惟此書乃彙集之書而非修纂之書故所錄皆條畫原文未加刪潤似今日官署通行之案牘大都備錄全文以資參考元代掌故之編如至元新格風憲宏綱大元通制並亡失不可復覩百年制度蕩然無存元史刑法志采自大元通制以此書相覆對頗有不同之處其他法令分門臚載亦甚詳悉一朝故事其崖略藉以考見洵可備政治家之研究者矣總目議其

所載皆案牘之文兼雜方言俗語浮詞妨要者十之七八  
又體例贅亂漫無端緒乃吏胥鈔記之條格不可以資考  
證云云所論固是然謂其體例之未善則原其宗旨本以  
備官府之遵守與著述家之體例不同謂於考證無關則  
刪其繁蕪菁英自出頗足供考證家之採摭細流土壤又  
何擇焉若但存文字之見遂屏而不錄良可惜已此本卷  
末有錢竹汀宮詹跋語言長洲吳企晉家藏鈔本持以相  
贈卷首有松里小隱吳城跋語卷面有酉冷吳氏印記又  
有許子詠印記並嘉慶辛酉嚴秀才杰持以相示用錢一  
萬二千買歸鑑止水齋藏跋語二行予詠吾郡德清人因  
知此書由吳而錢而吳而許展轉流傳又入武林丁氏吾  
友董綬金赴日本見是書據稱從丁氏假鈔者復從日本  
假歸付鈔胥精錄一通儲之法律學堂書樓以爲學士考

證之助鈔竟爲考之如此光緒丁未季春歸安沈家本記

### 元史新編跋

邵陽魏默深纂元史新編九十五卷具稿後屬龔定菴校訂故其稿在仁和龔氏復流入獨山莫氏午莊制軍以三千金購歸鋟板光緒乙巳歲畢工距魏氏編纂之日五十年矣塵霾積久幸而得傳吾故謂書之傳不傳有數存乎其間也元史疏舛訾議最夥康熙中邵戒三學士撰元史類編有紀傳而無表志錢竹汀詹事有元史稟百卷未見傳本僅有補元史氏族表藝文志二種在全集中此編本紀取諸邵氏族表藝文志取諸錢餘則甄集元代官私之所紀錄明初諸臣遺老之所紀載遼金宋明諸史之所出入義謹事詳起三十史官之廢疾而神明煥然徇巨觀也其卷五十四釋老無目無傳五十一遺逸五十六羣盜有

日無傳卷五十三藝術存二傳卷二十九留夢炎蒲壽庚  
方回卷四十六曾巽申陳深王毅並有目無傳凡例舉宋  
降臣有王積翁而并無其目凡若此者未知爲纂輯之未  
竟歟抑其稿展轉流傳或有散逸歟獨其謂刑法志全同  
案牘爲禁例之重儻遂從芟薙則不能無疑焉堯舜三代  
不能去刑孔子謂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刑者世  
之大法也歷代史書若漢晉元魏隋唐宋遼金明無不有  
刑法一志其無此志者世方以爲未全備之書奈何本有  
者而反削之哉將謂其爲案牘也自來一朝之經制無不  
備於案牘之中作史者第當於案牘之中摭取大要以考  
其得失豈可鄙爲案牘而遂棄之無案牘則經制何存又  
豈可別爲空虛無著之辭致使事實全非乎將謂其爲重  
儻也如五行志之類鈔集舊聞無關事實以重儻目之人

或無詞若元代刑法前既不盡同於唐宋遼金而後來明代之制頗多沿用元法則欲究其源委尋其脈絡而無隻字片言之可據亦烏乎究之烏乎尋之元宰制中原將及百年使此百年中之刑制蕩焉滅焉後之人欲考其得失又烏乎考之乃遽目爲重儷而芟薙之可乎卽如元典章一書固當日之案牘而鈔自胥吏之手者也第當日行政之事迹皆具於其中以視稗官野乘之出自傳聞者爲得其實故邵氏元史類編多取以補正史之闕逸乃鄙爲不足道而并邵氏譏之何也魏衛覲云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乃知法律之學世皆懵暗自古已非積習相仍於今爲甚故雖以具史才史學若魏氏者亦以刑法爲不足紀輕予擯斥不復討論旣刪刑法志並列傳中之關於刑法者如王約傳議鬪毆殺人減死一等著爲



令之文而亦刪之深可怪也安得續學之士考求元代刑法網羅羣書明其得失重編斯志以備一朝之掌故焉庶以補魏氏之遺乎

大誥跋

大誥前編一卷續編一卷三編一卷大誥武臣一卷前編成於洪武十八年十月續編成於十九年三月三編成於十九年十二月大誥武臣成於二十年十二月明史刑法志三十年作大明律誥成御午門諭羣臣曰朕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旣久犯者猶眾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例

論斷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大誥者太祖  
患民徂元習徇欲滅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輯官民過犯條  
爲大誥其目十條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  
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姦曰空引  
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  
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復爲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里  
置塾師教之因有大誥者罪減等於時天下有講讀大誥  
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遣還自律誥出而大誥  
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  
復論其有無矣按大誥前編七十四條續編八十七條三  
編四十三條大誥武臣三十二條明志所舉十條攬納戶  
見前編第十九三十七二條安保過付爲三十八條

其文云所

在府州縣安保之家并說事過錢人皆以口舌便利說誘云云是安保過付爲二事特不知安保於今爲何項人

詭寄田糧爲三十九條民人經該不解物見續編五十三

五十五二條其目一日經該解物一日民拏經該不解物

皆監臨主守者非謂民灑派拋荒田土見四十五條其目

人也志言民人恐有誤灑派拋荒田土見四十五條其目

買包荒灑派以自已科差灑派民包荒者本無積年荒田

移坵換段作詭寄名色以此靠項小色徵納小戶將出灑派

民志作拋荒與詭意不符似亦有誤倚法爲姦爲三編第

一條空引偷軍爲第五條逃因爲第十六條此條言黥官

吏長押賣因爲第十九條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見續編第

七十九斷指誹謗三編第十條秀才剝指第十三條蘇州

人才三條之內殆卽所謂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

律者歟第律內祇有詭寄田糧攬納稅糧說事過錢押解

人故縱罪囚各罪名餘並無文未詳其故至志所稱律誥

似當別爲一書而藝文志不載他書亦未見有稱述之者

亦未詳也

范永鑾重刊大明律跋

范永鑾重刊大明律三十卷乃董綬金郎中在日本時以日銀九圓購得者丁未春綬金出以相示余償以原金而書歸於余其書爲明代舊帙卷首載大明律讀法凡例內稱分注弘治後續例及新舊例之當互見者曰附考采解律諸書簡明數語曰集解錄嘉靖元年以後所議定之例曰嘉靖新例又載引用書目有皇明祖訓大誥大明令卧碑憲綱會典諸書核諸各卷中體例書名一一符合每類目錄之前列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左參政今陞河南按察使臣范永鑾重刊二行是此書刊於江西官署爲范重刊之本而非范自著之書也明史藝文志載范永鑾大明律例三十卷孫存大明律讀法書三十卷分爲二書似范別一著書之人然此書銜名之下旣自署曰重刊其爲舊

有此書而非范所自著毫無疑義若范果有自著之書何必重刊他人之書恐明志誤也惟此書中不見孫存之名殊不可解明人刊書最無義例况爲官署刊行者重刊他人之書而不署他人之名此種習氣恐不能免其書名讀法者周禮地官之屬州長一歲三讀灋黨正一歲七讀灋族師一歲十四讀灋閭胥讀灋無定期讀卽讀其所掌之教灋以勸以戒此書刊於布政使署布政使有承宣教化之責書以讀法名其義殆取諸此非斤斤於字義之剖解句讀之分明觀於全書之體裁可見凡例稱以大明律爲主而附以見行條例又可見律與條例當時本各自爲書各行省公署合刊一編以便行用非部頒如此迨萬厯十三年舒化等重修問刑條例始將大明律開列于前各例附列于後刊刻頒本乃合爲一書猶之本朝康熙年間現

行例亦各自爲書雍正年間始編入條例之中也書無重刻年月其稱世宗曰今上嘉靖例曰新例當刊於嘉靖年間卷中有四明西郭范氏私印氏下尙有二字色黯不甚可解或是家藏二字當爲天一閣藏本不知何時流落海外近年日人搜求中華舊帙吾鄉十萬卷樓書捆載東渡羣相炫耀士林引以爲憾此帙獨從海外歸來合浦珠還差可喜也

### 萬曆大明律跋

大明律三十卷明萬曆十三年題定前有刑部尙書舒化等重修問刑條例題稿略謂問刑條例一書先定於弘治十三年重脩於嘉靖二十九年續增於嘉靖三十四年共三百八十五條其中或有舉其一而未盡其詳亦有宜於前而不宜於後事本一類乃分載於各條罪本同科或變文以異斷至若繁詞冗義未盡芟除甲是乙非未經畫一

蓋立例以輔律貴依律以定例律有重而難行故例常從輕不無過輕而失之縱律有輕而易犯故例常從重不無過重而近於苛諸如此類亦略可言如強盜傷人與殺人者其情自異難同梟示之條私賣軍器比出境者其罪既同原無各斬之律人命出辜限而通擬抵償恐多冤獄略賣至三犯而照前發遣未足懲姦冒籍生員非買文頂替之比何以俱發口外賣放軍犯有終身永遠之別豈容一概代當至於加死爲重不引律而卽引例梟示尤重律無斬而例卽梟凡此據文既有可訾於律不無相礙云云所言條例應修之故頗爲切直爾時條例三百八十餘條其應修之故已如此若今日之條例多至一千八百數十條或律重而例改輕或律輕而例改重或出於一時之懲創或見於一案之處分或一例定而多數之例因之以生或

一例興而通行之例不能不廢夫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  
過輕固近於縱過重亦失之苛苟未究乎定律之本原而  
但憑一事一人之意見恐有欲密反疏者今之條例繁矣  
其細已甚古人所譏此不可不亟思變通者也因感明人  
之言略記所見於此他日當有議及此者原稿又云仍將  
大明律逐款開列於前各例附列於後刊刻成書頒布問  
刑衙門可見是年所修條例附律而行本非單行之本崇  
禎中坊刻官常政要十八種內有萬厯問刑條例二卷是  
當日民間亦別刻單行東瀛本大明律亦出於萬厯年間  
本其條例別爲一冊殆彼國亦有單行之本歟此本條例  
名例九十一吏三十一戶六十九目錄九禮九兵五十一  
刑一百二十三目錄三工八凡三百八十二條與題稿所  
舉之數合明史舒化傳數亦相符而目錄不同者傳刻之



誤也原稿又云各衙門題准事例凡有關於刑名者咨送各部院衙門堂上官及該科公同酌議隨據吏戶禮兵工等部都察院大理寺回咨前來仍會同吏部等衙門尙書臣楊巍等公同議擬此當日辦法與後來不同其詳慎之意亦可見矣光緒壬辰秋九月

此本爲今提學使子培所藏壬辰假以校雍正律文因作此跋今修律之事屢奉明詔與往日情形不同幸前日之所言可以見諸施行也復識數語於後丁未仲冬日本享保本明律跋

國朝律例承于前明而明律傳本世不多觀余所見者僅有嘉靖本隆慶本萬曆十三年本三十八年本幾釋本單行問刑條例則有崇禎本外此又有日本本其書刊于享保七年故稱爲享保本問刑條例別自爲卷不分隸于各

律之後每條間有旁注語亦簡略不知爲何人之所輯其  
條例無萬厯新例疑出于嘉靖本也彼國學者頗珍貴此  
書歸國庫發售近東游者往往攜一編歸亦遂有流入中  
國者吾友董綬金奉使東渡曾觀其國庫所藏書明律有  
六十餘種之多可爲巨觀考明史藝文志所收講律之書  
不過十餘種卽范氏天一閣所藏之本有爲志所未錄者  
知其遺落者多矣竊嘗怪自來好古之士探討前人遺籍  
每於風雲月露之詞遊戲應酬之作什襲而珍藏之或且  
登諸梨棗而有關掌故者多不關心法家之書尤所屏棄  
抑知歷代之因革損益以及法系之源流非取其遺籍參  
稽而會通之不能深明其故好學之士考求往事而圖籍  
散亡多以爲恨海外之人乃能刊布流傳其所見爲何如  
哉孫淵如覆元本唐律疏議風行于世洵爲獨具深心者

矣光緒戊申法律館覆桐鄉沈氏所藏明律將以爲學者  
參稽會通之助非徒作商彝周鼎觀也此本爲許君溯伊  
所藏昨出相示與余所藏本同爰書數語而歸之宣統庚  
戌夏初

律疏附例跋

大明律疏附例三十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不著撰人姓  
名隆慶二年重刊本前有河南巡撫李劄文云律疏附例  
不知出自何所亦無刊訂姓氏中間引經斷獄剖析精透  
至於充類至義之盡尤發前人所未發誠老吏之斷案法  
家之蓄龜也是隆慶時已不知撰人姓名李巡撫者不知  
何人亦未加考訂也明史藝文志有王之垣律解附例八  
卷而無此書天一閣書目有律疏附例八卷名同而卷數  
不符原目所列新明律之以疏名者天一閣書目又有律

條疏議

原目十卷新目作疏義存卷一至三十

成化二年刊本亦無撰人姓

名孫淵如唐律疏議跋稱家藏有張楷明律疏議不言卷

數明志載張楷大明律解十二卷疏解之名異但孫氏因

唐律疏議而及明律疏議又係自藏之本其名必不誤恐

明志或有誤如王肯堂箋釋一書箋者王樵私箋釋者肯

堂所釋原書具在而明志乃稱箋解則疏之爲解當亦類

是或疑此書卽張楷所作然纂注會引疏議而此書無其

文則非張書審矣此書律文後各有謹按一段當卽所謂

疏語箋釋纂注間采其文而不言出自何人豈亦未詳其

姓氏耶余所見明律諸本皆與此疏不同當自爲一家言

其按語之後列大明令詔令會典憲綱問刑條例續例新

例亦與諸本詳略不同疑作疏者一人附例者又一人明

人刻書鹵莽滅裂如大明律讀法爲孫存所撰而范永鑾

刻本不著孫存之名此其比也此本爲大梁李氏藏本董  
綬金推丞假以相示余觀其疏語雖不若瑣言箋釋諸書  
之詳明亦頗簡當無枝詞其所載續例及嘉靖新例頗有  
爲萬厯時重修所刪併者殆嘉靖時所頒之例尙未編入  
問刑條例之中故與諸本詳略不同卽諸本亦彼此不同  
此書卷末尙有補遺二十四條皆嘉靖二十年以前新例  
而各門所收新例有在二十年以後者其爲原書所未載  
而他人補之形迹顯然可以見此書非出于一人之手矣  
日本書庫所藏明律凡數十家多爲中土所未見余所及  
見者不及十家此本亦未見之書也今得見之爲考之如  
此

寄移文存卷八

跋

順治律跋

大清律集解附例三十卷順治二年刑部尙書吳達海等遵旨纂修其原疏內稱臣部屢奉修律之旨於順治二年四月內該臣部啓心郎臣額爾革免督同滿洲臣耿愛額記庫臣烏黑能臣課羅科遵旨彙集會典錄進睿覽又於六月內蒙內院發送臣部該左侍郎黨崇雅彙纂時吏部主事歐陽蒸戶部員外郎李果珍禮部主事朱鼎延兵部主事劉世傑工部郎中朱國壽各將所分職掌律令纂送到部崇雅督同郎中張祺員外郎柯士芳許宏祚賀榷宋謂元詳按成法參酌滿漢編輯成帙於閏六月內復呈內院大學士臣馮銓臣洪承疇臣范文程臣剛林臣祁克格

臣甯完我暨臣部額兒革免細加裁議仍令啓心郎臣白  
色純同課羅科參證明白鳩工發刻該右侍郎臣提橋臣  
房可壯再四考訂督同郎中范芝員外郎張毓中宋炳夏  
之中蕭應聘宋從心周璜段騰藻毛永齡韓養醇主事王  
鳳林司務周再勳傅作衡逐編磨勘臣吳達海左侍郎臣  
阿拉善右侍郎臣李率泰督令河南司員外郎金燦繕刊  
今已告成將布告中外請頒聖諭一道刊載編首用垂久  
遠云云此疏於修律之源委甚爲詳悉首冠世祖御製序  
後題三年五月次列大學士剛林等刊完奏進疏係四年  
三月是此書經始於二年校定於三年康熙九年疏內有  
順治三年內院校  
定譯發刊成則在四年也惟此本又有康熙九年大學士  
管刑部尙書事對哈納等一疏此疏今官本  
律例失載內稱律內大  
字有滿字不符漢字者亦有漢字未譯滿字者漢律內或

注解參差字句訛誤遺落者尙多會同都察院大理寺磨對舊律校正等語是康熙九年但校正其參差遺漏之處於律文例文初無更定也細檢此本卷十八第十六頁竊盜律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三犯不論賊數絞監候一行爲明律所無此本卷首所列順治二年奏定真正死罪絞罪總類內亦無此項吳氏律例通考云順治四年定竊盜賊一百二十兩者絞監候至康熙十一年八月刑科彭之鳳題准增改一百二十兩杖一百流三千里一百二十兩以上者擬絞監候康熙年間律內已經增入是此項罪名係康熙十一年所改定此頁字畫較細且多擠寫之處與前後絕不相同又卷十九第七頁於律文之前列順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諭旨一道計四行此半頁本係九行第三行至第七行擠刻九行遂爲十三行此二處剝補痕



迹顯然又卷十七第五頁載順治三年五月上諭一道與根原所載不符字迹既小每行少三字此又剗改之明徵然則此本爲順治元刻而康熙年間修補者惟十一年改定之律業已修補而十年改定之律注採生折割人律轉見廣彙全書未修補則修補之時尙有遺漏之處矣原疏所列修律之員吏戶禮兵工五部各一人蓋以刑部律例與五部多相關涉必須五部之人方通曉五部則例遇有修改不至與五部互相歧異此前人辦事精密之處後來修律但用刑部之人不復關照五部於是刑部之例與五部往往歧異援引遂多抵牾竟至久同虛設由此觀之謂前人勝於後人尙何說之辭

雍正律刻本跋

大清律集解附例三十卷雍正年刻本所載舊例三百二

十一條上標原例二字係承用明律又刑部原刻例二百九十九條上標增例二字係康熙見行例雍正年間增定例二百四條是爲欽定例據乾隆元年刑部疏文係三年刊行據乾隆五年大清律凡例係五年刪改增併乾隆五年修律時所據卽雍正五年刻本此本從子培假得有集解總注確係雍正本惟應議者犯罪載有雍正六年上諭一道查東華錄雍正六年十二月丙申大清律集解附例告成是此書經營始事在五年而工竣已在六年年終故其中頗有改定之例惟六年所定之例亦未全載至乾隆五年始行纂入者當時去留之故不可得而考矣至刻本與黃冊不同之故則凡例所稱五年刪改增併者是也

雍正三年修律黃冊跋

大清律集解附例三十卷計四十冊又目錄一冊係雍正

三年修律黃冊進呈後發回存儲律例館余承乏律例館提調首尾六載壬辰秋取是書與萬厯大明律雍正五年刻本大清律合校一過撫其異同分注於律例根原書內以備稽考查大清律纂修於順治三年校正於康熙九年其見行則例酌議於康熙十八年迨二十八年臺臣盛符升請將見行則例載入大清律條例內復命尙書圖納張玉書等爲律例館總裁於三十四年將律文名例先繕進呈至四十六年全書進呈未蒙頒發雍正元年復經部臣奏請派員速修於三年進呈黃冊五年刊行據三十四年館臣疏稱律文仿自唐律辭簡義該誠恐講晰未明易致訛舛臣等彙集眾說於每篇正文後增用總注疏解律義期於明白曉暢使人易知云云是律後總注爲康熙年間所增輯雍正三年黃冊殆卽承用康熙中纂修之本今律

例根原所刻總注與黃冊全文相符而雍正刻本則與黃冊不符者十之四五豈當發刻之時又有所刪潤歟黃冊先列律文律後列總注總注後列原條例原條例後列現行例康熙見其有雍正三年修改者爲原改條例列於原條例之後其體例如此雍正刻本原條例改曰原例現行例改曰增例雍正年間增定者曰欽定例其體例與黃冊不同其各條例或黃冊有而刻本無或黃冊無而刻本有是例文亦多修訂之處不僅總注有所刪潤矣至原條例皆承用明之問刑條例而與萬厯本所載亦不盡同者國初修律時彙集諸家注解之書採輯而成如范永鑾高舉等本所采大誥大明令明會典諸書往往改纂爲例故多萬厯本未載之文蓋萬厯本爲官頒律例定本大誥大明令明會典之類自有官書在未嘗編入也黃冊有數十處

黏有硃字黃籤是否當日硃筆未敢臆定謹誌於此

雍正七年續纂條例黃冊跋

續纂大清律附例黃冊七冊雍正七年修例時進呈發回  
存儲律例館計續纂例一百十五條內五十七條雍正三  
年業經纂入例內其餘各條惟保辜期限門原毆傷輕越  
日因風身死一條奴婢毆家長門旗人稱家人喫酒行兇  
送部發遣一條父祖被毆門兩家互毆各傷一命一條後  
來續纂爲例餘條未見纂輯豈乾隆五年修律時皆在就  
刪之列耶東華錄雍正七年夏四月戊戌纂輯律例成是  
此年實有纂輯之事其文坊間傳刻必係曾經奏定故敢  
付諸手民惟歷來修律奏疏從未稱說七年之事其三年  
已纂之例何以復入是編此皆疑不能明者

廣彙全書跋

大清律例硃注廣彙全書三十卷康熙四十五年刊不著纂輯人姓名目錄後有京都琉璃廠萬古齋主人謹述一行知係爾時坊本全書仍順治之舊惟採生折割人律文順治初於採生折割人下增入爲妖術以惑人六字小注流二千里安置下無注此本安置下有注而人下無注有硃注云爲妖術以惑人六字康熙十年更定律例刪去據此則人下小注亦爲十年所增因增注有爲妖術以惑人之語故刪前注又鬪毆及故殺人律順治本律文之前刪補順治五年諭旨四行此本已刪去此兩處確爲康熙年間所修改康熙十年更定律例之事僅見於此他無可考惟康熙十八年特諭刑部將所有條例應去應存詳加酌定刊刻通行名爲見行則例是康熙見行例本係單行不附入舊條例之內迨二十八年臺臣盛符升奏請將見行

則例載入大清律條例之內因命圖納張玉書爲總裁於四十六年繕寫進呈留覽未發至雍正元年始行發下重加校定付刊五年頒行卽雍正初年本也可見終康熙之世並無官修重刻大清律附例之書此注所謂十年更定之語當亦不過小小修補而已順治本曾於康熙九年校正僅就原板剜補而此本則康熙中民間通行之本故殊注內每曰有新例益知其時見行例爲別本單行至硃注所采各家注釋有明律釋義明律箋釋及據會瑣言會解讀法直行管見各種又有稱鏡云軌云箋云者亦當爲別一書名又有稱李云姚云者則不知何人之說無名字可考其中強半爲已述之書近代講求法律之學者海內牢落偶有前人舊帙又苦於傳述無人遂至散失并姓氏亦歸湮沒此編所載已逸之書藏書家多未著錄僅賴此以

存亦可寶貴者矣

律例根源跋

律例根源三十二卷圖一卷吾鄉張蘭渚先生官少司寇時所藏本也薈萃列屆修律接語起雍正三年訖道光二十四年按年排印大清律例因時損益之故具詳於是法家循流溯源正如導河者之必自昆侖也道光中三原張主事承諫官刑部劄合同志仿聚珍板印行四十五部經始於丙午八月畢工於丁未六月襄事者爲臨潼呂繡峯震川三原張松坪長齡而總司校訂者則何願船年文秋濤也承諫有跋記其事此與皖省所印律例根源體例相同書名亦相似但源原之異耳皖省印書時殆未見此書也皖本訖於同治九年雖較此書爲備第咸豐以後未載按語不詳當時修改之意未爲全璧此書首錄列朝御製



序並列屆修律奏疏并圖一卷圖中亦載修改按語爲皖本所無皖本頗有舛錯之處賴有此本可以校正之是可寶也當日排印本少流傳甚稀特儲之法律學堂爲讀律諸君子考訂之助云

羅石帆官司出入人罪減除折算表跋

官司出入人罪律定於唐而明因之惟明之刑制與唐稍不同故此律亦不盡用唐之舊唐法刑名易者從笞入杖從徒入流以剩罪論從笞杖入徒流從徒流入死罪以全罪論明以爲疏也而創爲折杖之法既以徒折杖而以流折徒者又折爲杖其減除折算用法極密然紆曲而猝難通曉國朝承用明法近百餘年來故增減之律已不常用而失增減者吏部又有議處之條而不復用刑律是以人鮮研稽之者羅石帆太守官西曹時慨法家之言無人討

論爰勿集同人聯爲律課常以此律命題人皆苦其艱晦石帆竭巾月之力取減除折算法條分縷析列爲三表向之苦其艱晦今開卷而瞭然洵足備法家之討論者矣今春石帆持以相質爰書數語而歸之宣統建元丁酉三月

張扶萬大令

鵬一

新著二書跋

漢去古未遠論事者多傳以經義其最著爲董仲舒之書漢書藝文志公羊董仲舒春秋治獄十六篇隋志作春秋決事唐志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並十卷是宋以前此書尙存也後不知佚于何時今但有王謨漢魏遺書及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兩輯本應劭言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所存者已十不及一矣仲舒之外漢人以春秋治獄者史傳所載頗多古義紛綸迥異俗吏張扶萬大令好古勤學輯爲是編凡得九十則兩漢春秋治

獄之事略具於斯匪獨仲舒一家之說也治律者推尋古義此所當探討者矣

春秋治獄

漢自蕭何造律益李悝法經爲九章實後來治律家之所祖爾時治律者代不乏人文翁守蜀遣郡吏東學律令南齊崔祖思謂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鄭康成一代大儒而爲律章句漢人於律其重之也如此當漢時五經並置博士授受淵源儒林傳頗能詳之而治律者之師承則莫之能詳也此編輯漢代治律之人列之爲表授受淵源雖不盡可考見而兩漢治律之人卽此編而徵其得失焉後之治律者亦可以爲鑑矣

兩漢治律表

書後

書四庫全書提要政書類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紀文達公所編纂也於政書類法令之屬僅收唐律疏議及大清律例二部存目亦僅收五部其按語曰刑爲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尙所錄略存梗概不求備也謹按此編纂之宗旨也然竊有所未喻者焉虞廷命官士與司徒並重恤刑施刑反復丁寧尤詳哉其言之文王明德慎罰罔敢知于庶獄周公立政一書與無逸相表裏尤惓惓于蘇公之敬獄孔子言道政齊刑又言道德齊禮乃謂政刑之當進之以德禮方臻到治耳非謂政刑之竟可置爲後圖也故又言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刑罰之中不中關於民者若斯之重要舜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是唐虞三代之隆尙賴有刑以輔治未能廢刑而不用乃謂盛世所不尙持論非不高

其如非事實何歷代之典章其存于今者鮮矣唐律得中  
爲世所重自唐以上法令之書無一存者學者思究其源  
委考焉而弗能詳方引以爲憾宋以後之書所存者無多  
安可概擯而弗錄如存目中永徽法經至元條格二書皆  
自永樂大典中輯出一可以考金律之異同一可以考元  
律之大略在輯之時固以爲一朝之掌故不可遺也迨編  
纂之時則擯之於存目之中而其書遂不傳於世豈不大  
可惜哉明律傳本最夥而存目中僅留永樂大典本此本  
乃洪武初年初纂之書尙用唐律十二門之目迨二十三  
年重修之本方以六曹分編明世實皆遵用之乃一代遵  
用之書不錄但錄其椎輪之初稿此其故亦正不可解也  
名公卿之言論舉世所宗仰况爲奉命撰述之編其立言  
之宗旨天下之士趨向從之尤不當有所偏倚乃云所錄

但存梗概是直詔天下以法令爲不必學以一言樹之鵠於是歷代之朝章政典悉在鄙夷之列有志者無書可考欲求其是非之眞而不可得淺見者奉斯言爲楷式一切屏棄而不知講求將舉世無一明法之人持法者但以鹵莽滅裂從事如是而欲政平訟理能乎否乎此可爲長太息者也隋書經籍志於前代法令雖亡逸猶存其名唐宋藝文亦皆甄取隋唐天府書目不傳所傳者僅有宋崇文總目其於歷代法令錄之甚詳惟明史藝文始以祕書已亡無憑記載第就當代爲斷實非古法總目旣以蒐羅祕籍爲宗旨自無取乎明志之例而又不用隋唐宋之例且瑣語稗編猶不以冗雜廢之而典章之大者多歸屏黜此又百思而不得其故者也若夫周季刑名法術之學刻薄寡恩非帝王之道誠爲聖世所不取然卽其言以考其行

事正足以資鑒誠設并滅其籍則其言不著而行事之是非亦無從定矣况乎法令爲政治得失之所繫使皆去其籍則治忽又何從考見之哉

書鈔本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後

鈔本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乃光緒壬寅辛卯間江蘇書局從桐鄉沈氏影鈔宋本寫樣中有數卷爲黃子壽方伯彭年手校者後附阮文達擘經室外集提要及顧千里思適齋集書後各一篇又錢警石邵蕙西二跋蓋初擬付刊後僅刻音義附於唐律疏議之後殆以律文與唐律同故從割愛歟考玉海稱天聖七年四月判國子監孫奭言准詔校定律文及疏作律文音義一卷與律文並行因學紀聞十五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議爲音義是宣公所校定并及疏議不獨律文而當日單行之本則有律文而

無疏議此本殆即律文單行之本惟前無總目各條無子  
目體例簡略未詳其故文達提要謂音義爲唐律作今以  
唐律校之其說良是顧氏謂是書宋槧爲浙人某乙所得  
某乙以吾鄉某甲爲知書就而請題目之某甲告之曰此  
宋槧宋律也某乙遂每詔人以收藏宋律焉又浙人某丙  
鈔其副求善價以沽於諸好書者亦往往詔人言子欲買  
我影鈔宋本宋律乎今年始輟轉獲影鈔本急讀一過於  
是啞然笑曰是豈宋律哉客曰此何書予曰唐律也顧所  
謂某乙某甲某丙不知指何人其語涉輕薄而以是書爲  
唐律則與文達所見同至其謂宋一代所用名曰刑統安  
得有所謂宋律則未知刑統中自有律文刑統中律十二  
篇五百二條視  
唐律多且刑統中律文與唐律頗有異同也刑統賦注所  
引律文多有  
與唐律  
異者此書儀徵阮氏文選樓昭文張氏愛日精廬並有



藏本桐鄉沈氏本未知從何本出蔣君寅昉所藏書別有刊本錢警石邵蕙西跋語並以爲宋律殆未取唐律校勘而致有此誤乃江蘇書局刻律音義不刻阮顧之文而獨刻錢邵二跋何也音義卷末校書銜名中闕二人據玉海爲趙希言王圭其例官大者居後證諸玉海次序正同王圭亦係國子監直講銜之可補者止此餘不可考矣

書律音義後

蔣寅昉

光緒

藏有律文刊本仁和邵蕙西跋其後曰律文

之古者世傳唐律疏議而宋律無傳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有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影宋鈔本引直齋書錄解題一段且著其卷末有天聖七年四月日准敕崇文院雕造一行今蔣君所藏刊本與張氏鈔本同而卷末有修音義各官八人銜名天聖七年云云分作兩行似鈔本有

備略檢唐律疏議律文相校大同而字句間有小異蓋宋律原於唐律也孫宣公音義雖本唐律釋文而亦有出入考元王元亮重編唐律疏議及釋文纂例此本雖稱天聖七年雕造而雕式非宋刊或卽元至順中刊唐律時所併刊歟愚按玉海律令類天聖律文音義條云七年四月判國子監孫奭言准詔校定律文及疏律疏與刑統不同本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盡引疏義頗有增損今校爲定本須依元疏爲正其刑統衍文者省闕文者益以遵用舊書與刑統兼行又舊本多用俗字改從正體作律文音義一卷文義不同卽加訓解詔崇文院雕印與律文並行先是四年十一月奭言諸科惟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舉人難得眞本習讀詔國子監直講楊安國趙希言王圭公孫覺宋祁楊中和校勘判監孫奭馮元詳校至

七年十二月畢鏤版頒行書目律令釋文一卷天聖中孫奭等撰字義不同悉有解訓據此是書原名律文音義中興書目之律令釋文實卽是書宋史藝文志律音義律令釋文分爲二書似誤書名省去文字似當時已如此故宋志但稱律音義此本爲桐鄉沈氏影宋鈔本未知從何本出與蔣張二本同異何如今不能詳卷末銜名列楊中和宋祁公孫覺楊安國馮元孫奭中闕二人以玉海考之則王圭趙希言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律文十二卷音義爲一書刑統三十卷爲一書是當時音義實附於律文之後而不與刑統同編玉海稱與律文並行是當時又有單行之本光緒辛卯江蘇書局重刻岱南閣本唐律疏議而附此書於後以音義正爲唐律作也刑統律文與唐律頗有同異而此本律文與唐律全同蔣本及張本未知何若恐亦

未能免顧千里之譏邵跋及錢甘泉鄉人跋詫爲宋律似  
未可信唐律釋文序無年月亦不著撰人名氏但云此山  
賁怡子不能定其爲何時人觀王元亮自署重編當在元  
亮之前名例釋文引律音義一條必在宣公之後邵跋謂  
宣公之書本於釋文亦未必然也

書刑統賦解韻釋後

刑統賦會赦會降有輕於會慮邠氏韻釋解曰赦者全免  
降者減輕也慮者特旨放一人罪也按名例云若使普覃  
惠澤非涉殊私雨露平分自依常典有官爵者除名其有  
一人犯罪特旨原免官爵復故卽係聖慮所重不同赦降  
之法也歌曰免罪復官聖慮重意孟奎粗解曰慮者人主  
思慮矜刑恤死出于異恩故或全免復初赦降之恩皆不  
及之沈仲緯疏或原或減出於睿斷之謂慮此元明人解

慮字爲思慮之慮相承已久漢書傳不疑傳注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據此則唐人已作思慮解者不始自元明人也慮囚唐制實本爲漢之錄囚師古以唐人解唐制唐六典爲開元中官定之書其於慮囚注云慮謂檢閱之也則慮非思慮之慮灼然無疑元明人之說皆誤也至於慮囚之典因于水旱而特行省錄者爲多太宗紀貞觀二年慮囚刑法志稱親錄囚徒其事爲天子親臨似乎甚重然其制流徒降等杖笞釋放而不及死罪實視大赦之及于死罪者爲輕唐律名例二會降者聽從當贖法疏議曰雜犯死罪以下未奏畫逢降有官者聽官當有蔭者依贖法其會赦者依令解見任職事問曰上文云十惡故殺人反逆緣坐會赦猶

除名雜犯死罪等會降從當贖法若有別蒙赦放及會慮減罪得同赦降以否答曰若使普覃惠澤非涉殊私雨露平分自依常典如有特奉鴻慈總蒙原放非常之斷人主專之爵命並合如初不同赦降之限其有會慮減罪計與會降不殊當免之科須同降法慮若全免還同特放之例觀疏議以特放會慮爲二事分別甚明刑統賦但節取其前段特放一層而不及後段是直以特放卽會慮矣實與唐制不符疏議乃高宗時官修之書其所言皆當時之制旣以特放爲非常之典未可與會慮混而爲一也若後漢書安帝及鄧后紀所書錄囚而免一人死罪此偶然之事本非常典與唐制之慮囚不同亦未可援以爲證也

書明大誥後

凡人之情多移於習輒狃焉而不知革苟欲革之而無術

以化其習則其移於習者既深卽懾之以威而狃焉者如  
故何則習之成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由積漸而然不究其  
習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終于威竭而不振也昔者三  
代之民其心安於爲善而恥於爲不善卽間有一二不善  
之習不足以移人其時上初不以威爲治而以刑驅迫乎  
其後也何其德化盛而風俗茂美如斯哉迨乎學校衰廢  
世教淩夷巧僞變詐無所不爲之習遂日漸漬焉而不可  
止其在優柔之主以苟安無事爲幸而不復思挽救之術  
其習固日積而日深其在剛戾之主施不測之威若風雨  
雷霆之震動謂民必畏而不敢復犯也乃習之已成雖以  
盛威臨之而終不可革司馬遷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  
治情濁之源也善哉言乎明太祖懲元治縱弛之習欲用  
威以革之大誥所列諸峻令族誅凌遲梟令以尋常過犯

與叛逆賊盜同科則足斬趾去膝闢割既用久廢之肉刑而斷手剝指挑筋更非古肉刑之所有又或一身而兼數刑或一事而株連數百人皆出於常律之外其威亦云竭矣方謂天下震慄必皆革其習而翻然改圖乃觀於大誥所言一則曰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卽至再則曰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爲繼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其於僞鈔條云句容楊饅頭起意縣民合謀者數多捕獲到官自京至於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梟之尸相望朕想決無復犯者豈期不逾年本縣村民亦僞造寶鈔甚焉此一事而先後犯者相踵人人狃於習也刑餘攢典盜糧條云龍江衛官攬人等通同戶部官盜賣食糧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仍留本倉守支不逾半年已刑之吏康名遠偷出官籌轉賣與一般刑餘攢典費祐盜支倉糧鳴



呼當是官是吏受刑之時朕謂斯刑酷矣聞見者將以爲戒豈意康名遠等肢殘體壞刑非命存惡猶不已此等兇頑之徒其將何法以治之乎此一人而前後疊犯狃于習而怙終者也然則威既竭而習難革其效可睹矣太祖之諭楊靖也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眾推恕行仁或能感化其於陳寧進法重則人不輕犯之說則折之曰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鞅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又嘗謂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爲善治乎自律誥旣成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亦悟徒用其威者威竭則不振而欲以仁恕化其習也夫自教

養之道放失既久民之鴟義姦宄泯泯焚勞方沈淪而不  
返當夫民物康阜之時傷秋茶嗟夏日已不勝其紛擾矧  
彫敝之餘而復以武健嚴酷繼之民將無所措手足而心  
亦離矣民心離則大患將至可不懼哉乃世之議刑者不  
問罪與刑之相比與否輒曰是宜從重抑知民之貪冒嗜  
利而無恥非徒治其標必當深究其本也本之不求而惟  
標是治譬諸醫者之治病其癥結之所聚氣血寒熱所因  
不同其治各異若不究其所因而概以攻伐峻利之品施  
之病未去而身先虧卽強壯之人亦將不支况其爲羸弱  
者哉治民者何以異是觀於大誥而用威之不足言治也  
可知矣余故三復斯編而書其後以告世之議刑者

書勞提學新刑律草案說帖後

干名犯義

此告訴之事應於編纂判決錄時於誣告罪中詳敘辦法不必另立專條

### 犯罪存留養親

古無罪人留養之法北魏太和中始著之令格金史世宗紀大定十三年尙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上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所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是此法之未盡合理前人有議之者矣又嘉慶六年上諭論承祀留養兩條有云兇惡之徒稔知律有明條自恃身係單丁有犯不死竟至逞兇肆惡是承祀留養非以施仁實以長姦轉似誘人犯法等語是我朝祖訓亦嘗申言其弊此所當敬謹尋繹者也此法不編入草案似尙無悖於禮教

親屬相姦

新草案和姦有夫之婦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較原案又加一等者原包親屬相姦在內但未明言耳此等行同禽獸固大乖禮教然究爲個人之過惡未害及於社會舊律重至立決未免過嚴究之此等事何處無之而從無人舉發法太重也間有因他事牽連而發覺者辦案者亦多曲爲聲敘由立決改監候使非見爲過重何若是之不憚煩哉大抵法太重則勢難行定律轉同虛設法稍輕則人可受遇事尙可示懲如有此等案件處以三等有期徒刑與舊法之流罪約略相等似亦不爲過寬應於判決錄詳定等差毋庸另立專條

親屬相盜

親屬相毆

此兩條並在酌量減輕之列應於判決錄內詳定等差

毋庸另立專條其關乎毆尊親屬者修正草案內已定有明文矣

故殺子孫

公羊傳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休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又疏引春秋說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是爲父之道缺也此可見故殺子孫實悖春秋之義康誥稱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在刑茲無赦之列古聖人於此等之人未嘗稍恕之也唐律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毆殺者徒一年半以刃殺者徒二年故殺者各加一等二年卽嫡繼慈養殺者又加一等明律改一年半者爲滿杖改二年及二年半者爲一年旣失之太

輕其嫡繼慈養之致失絕嗣者復加至絞又失之過重  
此本當損益者也今試以新草案而論凡殺人者處死  
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此專指謀故言如係故殺子孫  
可處以一等有期徒刑再以酌量減輕條犯罪之事實  
情輕減二等之法減之可減爲三等有期徒刑而三等  
之中又可處以最輕之三年未滿則與唐律之輕重亦  
差相等矣此亦可以明定於判決錄內毋庸另立專條  
殺有服卑幼

宋李縝言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是同宗自相殺  
傷卽尊長於卑幼亦非風俗之善者若必明定於律文  
之中亦徒見其風俗之不良耳且謀故殺卑幼舊律之  
應擬死罪者於新草案同凡人論尙無甚出入其毆死  
及毆傷者照新草案雖與凡人同論而按之舊法亦無

妻毆夫夫毆妻

大出入此等但當於判決錄規定等差不必多立專條  
唐律毆傷妻減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論以刃及故殺  
者亦同凡人論斬妻毆夫徒一年傷重者加凡人三等  
死者斬故殺亦止於斬也與凡人罪名相去不遠明律  
毆妻非折傷勿論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死者絞故殺  
亦絞毆夫滿杖折傷以上加凡鬪三等篤疾絞決死者  
斬故殺者凌遲處死夫則改輕妻則改重遂大相逕庭  
矣夫妻者齊也有敵體之義乃罪名之輕重懸絕如此  
實非妻齊之本旨今酌擬辦法凡罪之至死者無論矣  
其毆傷及毆死者卽照傷害人身體條夫從輕比妻從  
重比與凡人稍示區別似不至大乖乎禮教亦於判決  
錄內詳細規定不必另立專條

發塚

修正草案已有此條在第二十章與此條所擬大略相等不必再補

犯姦

無夫之婦女犯姦歐洲法律並無治罪之文俄律污人名節門有十四歲以上尙未及歲之女爲師保人等及僕役誘姦一條違禁嫁娶門有姦占無夫婦女一條前條指師保人等言後條指姦占言非通常之和姦罪名也近日學說家多主張不編入律內此最爲外人著眼之處如必欲增入此層恐此律必多指摘也此事有關風化當於教育上別籌辦法不必編入刑律之中孔子曰齊之以刑又曰齊之以禮自是兩事齊禮中有許多設施非空頒文告遂能收效也後世教育之不講而惟



刑是務豈聖人之意哉

子孫違犯教令

違犯教令出乎家庭此全是教育上事應別設感化院之類以宏教育之方此無關於刑事不必規定於刑律中也